

卿是文成山水郎

崔完生

钱塘(今浙江省杭州市)人袁枚(1716~1798),倡导“性灵说”,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,写出诗人的个性,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。时光流了200多年,流到钱塘往南400公里的文成“包山底”,一个地图上找不见的小村庄。庄里王姓人家的儿子名叫国侧,不知是慕李白的白、慕美白的白,还是慕白衣卿相的白、慕白璧无瑕的白,居然成为了一个诗人——慕白。

慕白乐山水、乐诗酒、乐游历、乐逍遥,乐与人为善、乐快意恩仇、乐忧国忧民、乐情义并重。按说作为一个写诗人,修为到一定程度,应该内敛而慎微,他倒是愈发率性而率真。

新著《开门见山》依然秉承慕白的一贯风格,他看山是山、看水是水,不刻意装着看山不是山、看水不是水,更不刻意去看山还是山、看水还是水。千人万物就是本来的样子,入眼入心的均是自然的造化。

在《海边书》一辑中,慕白把一组送别诗写得古意新词叠出,居然不回避直抒胸臆的风险,将其爱屋及乌的率性肆意抖落出来。对于生长在山里的孩子,对大海的向往是终身情结,迷恋于欢聚的男人,对离别的惆怅也不愿意掩饰。一首《兰溪送马叙至乐清》,把马叙先生的一头黑发都送白了,那份情谊硬是把朋友当作兄弟、兄弟等同于手足的情义演绎成为旷古情怀。诗人的重情义不是世俗的多情多义的近义词,而是诗人灵魂深处的核,语言只不过是核外裹着的果肉或者硬壳。

《日月山》不是一座山,是天下所有的山。为了让山活得更有人间气息,他总是把人、事、情、理与山混淆在一起,让山活起来,活得有脉搏、有心跳、有情感。日月



山同样也不仅仅是山,是诗人心中的目标、梦想、情怀的孪生体。如果说诗人的情怀追溯到大海是梦幻一般的存在,那么融入大山便是形象一般的幻化。

《安魂曲》这一辑更像是一组孤独旅人近乎自语的诗篇,见物见性,见人见己。这种见的方式既有特指的时空界定,又被不羁的思想纵容。《安魂曲》一诗,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一首好诗,作为抒情为主体的诗歌,一旦写得理大于情便有枯燥、干涩之感,但是慕白又深知至情至理和至理至情之间的秘诀,让墓碑里面的人“宽恕”,让我们有生之年提前拥有“放下”的安宁。

《你是庙》这一辑里面的庙当然是一种虚指,是一种心灵向往或归属的状态。这个状态就是心态、情态的动静集合体。在《你的名字比影子更为寂寞》中,诗人以卑微之态书写:“你是谁,你又会又在什么时候回来/比起我的贫穷/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”,这样的胡言乱语,恰恰是生而为人、生而为诗人的自觉与自省。《你是庙》

这首诗中,世界则变成了一座庙,宇宙在这座庙里,一个“晚安”和一个“名字”都是庙。世界若有净土,一定是诗人为自己开辟的那块自留地,这块地上,他可以摒弃一切为人、为诗之道,专注于顺应自然、顺应内心的大道。这条道上,诗人把自己真正还原自然,交付本真。

突然想到一个词:正经。慕白的诗中很少有这样的指向。甚至可以说他的诗很不“正经”。更多的时候在极力排斥“正经”,反陈式、反规矩、反自我、反伦理、反真相、反常态。这种反,或许正是诗歌的精神。慕白就是那个在沙滩上修筑城堡的孩子,不断修建、推倒,再修建、再推倒,或者说就是一个匍匐在大海边的西西弗斯,在不停地挑战自己的体力、耐力、受挫力,也在不断激发自己的才情、天资、禀赋。

诗无达诂。我读慕白的诗,喜欢自己的定位,为诗找一个所谓的正解。这个正解就是诗如其人、率性而为。除此之外,再不臆测。诗与人、与自然、与境遇、与境界是相同的。慕白之所以是慕白,便是他早已卸下了植入审美、价值要素的大车。一人一马一支笔行走在江湖,不管有没有人欢呼喝彩。来如风、去无影,犹如侠客,把人生的全部都装在剑鞘中。不,是装在诗中。

宋朝词家宋敦儒的《鹧鸪天·西都作》这样写道:“我是清都山水郎。天教分付与疏狂。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诗万首,酒千觞。几曾著眼看侯王。玉楼金阙慵归去,且插梅花醉洛阳。”慕白难道不是来自文成的山水郎?

卿是文成山水郎。诗人周所同说他是诗酒王。无论山水还是诗酒,都在王郎的《开门见山》里。

(《开门见山》慕白/著,百花文艺出版社)

有痛感的写作

唐诗人

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,我特别珍惜自己被文字击中的阅读体验。关于好散文的标准有很多,但唯独有真情实感、能传达真痛感的散文才能打动我。真情实感是建构文学大厦的基石。情感的不真,叙事的不实,叙述上的不痛不痒,这是文学创作的大忌。对于散文而言,更是如此。

以真情实感来写作,传达人心最深处的疼痛感,这是我阅读欧阳国散文集《身体里的石头》时最大的感触。书中的篇章,记叙的都是作者欧阳国自己或者身边人的遭遇。像文集同题的这篇,写的是作者母亲带病干活的辛劳一生,尤其写到母亲生病、住院以及最后的咽气时,处处催人泪下。我读这一篇时,感觉到作者是一字一泪地在回忆、在讲述。面对作者的悲恸,面对作者笔下母亲的疼痛,一切关于散文应该如何如何的观念都成了陋矩,不值一提。

《身体里的石头》情感浓重,将人的疼痛感写得最细最实,因此最能打动人。其中有些表达放一般的文章可能会觉得用词太重,以至于认为是过分煽情,但在这篇散文里,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像文章最后,作者捧着母亲的骨灰回老家,下车时有一段小段话:“回到村庄,我跪在地上,泪眼汪汪地把母亲从车上抱下来,不停地大声哭喊道,妈,我带您回家了……”这是客家地区部分村落存下的习俗,乡下的疼痛需要大哭来释放,否则人会像山村世界广阔的寂寥所吞噬,这不同于城市喧嚣的环境下,悲痛反而需要静谥来陪衬。而且,文章从一开始就被浓重的悲恸情绪所支配,最终这一刻的大声哭喊也是叙述逻辑上的不可避免。

疼痛感来自于真情实感。但呈现真情实感是有难度的。有真的情感、有切实的经验,也并不能保证你的作品不会平庸。“实感”需要细节来支撑,“真情”是作者最个体最深沉的内心表现。欧阳国《身体里的石头》之所以催人泪下,除开所记叙的事情本身令人悲伤之外,就在于作者的讲述充满令人生疼的细节。作者观察并写下母亲忍受疼痛和走向死亡的诸多细节,让疼痛真实可感,也让作者作为当事人的那种悲痛清晰可触。

除开讲述作者自己母亲、亲人的篇目之外,书中还有一些篇章,来自于他所了解到的医院里的病人的故事。从身体之痛到心灵之痛,欧阳国用文学的目光细细地注视着人的身体与心灵,他诊断出的身体里的“石头”,既阻滞生命气息的流动,也抑制人的灵魂的新生。

阅读《身体里的石头》,我们能清晰地看到,作者想以文学的笔配合医院的手术刀。欧阳国在医院工作多年,他不是医生,无法亲自清理那些让自己母亲、让更多人身体疼痛的各类病理意义上的“石头”。但他是个作家,他能用语言挺进病人的心理世界,凿开一块又一块摧残人心的石头。文学的揭开,要疗治的不仅仅是病人,更是在治愈病人身边的人。作者在自序中说:“我希望自己化茧成蝶,努力在晦暗中寻找到一道光芒,让文字在剧烈疼痛中,在灵魂深处闪闪发光,用它温暖辽阔的精神世界。”写自己母亲时,他坦诚了自己作为儿子的无力与沉痛,这是悔恨的书写,也是在自我疗愈;写更多的病人时,他剖析那些潜伏在人心世界的精神病灶,这是对人性的反思,更是文化的疗愈。文学书写疼痛,这是文明之光,直面疼痛才能治愈人心,照亮人世。

(《身体里的石头》欧阳国/著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)

在同一片海洋漂流

樊希安

百义兄和我是出版同行,近日他把新出的散文集《岁月绵长》寄给我,叮咛我一定看一下集中的《海上漂流记》。

其实,那次因为参加会议我们一起在东海漂流了一夜的经历我何曾会忘记。在某种程度上,我们已经是生死之交了。海上漂流时的万般艰险,百义在书中已有详细的描述。不过,在此之前,我们早已在同一片海洋泛舟,这条船叫“出版号”。读了百义的散文集《岁月绵长》,我曾即兴写了一首诗,其中两句为“我有六同堪与比,唯有才华不如君”。我发出这种感慨,是被百义的散文所散发出的文学魅力所打动的结果。

百义的散文文学性强,文字优美耐读,展开来犹如一幅幅水彩画。这一特点在第一辑《乡情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“碰到下雨的时节,插秧也是不能停下的。湾子里的农民早就提醒我,买来了竹编的斗笠和棕毛编织的蓑衣。一田红男绿女,细雨丝丝,绿秧如织,偶尔一两只白鹭降落在田间的一角。唐人张志和在《渔歌子》里写的‘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’,大约也就是这种情景。”生动、典雅、简约的文字,在他的散文中俯拾即是。

百义的散文还闪烁着思想的光芒。这里有直抒胸臆的,也有含蓄隽永,让读

者自己在领略文字之美时去感悟。在《西湖歌舞永不休》中,他道出了对盛世奢华背后的隐忧;在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鸚鹄洲》中他写道:“即使曹操能够消灭祢衡的肉体,但他能够消灭存活在时间长河中的浩然正气吗?”即使是写游记,他触景生情,也引发深思。如面对圣彼得堡众多的河流和桥梁,回想起彼得大帝当年规划和建设这座城市的构想,百义感慨道:“一个国家的强大,一个民族的崛起,只有与世界架起更多的桥梁,我们的心灵才会更加辽阔,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顽强。”

百义的散文还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,呈现多姿多彩的斑斓样貌,显示了他的多方面才能和熟练掌握散文表现技巧的匠心。散文集中有抒情散文,有叙事散文,有议论散文,类别不同,呈现出的美学意味也不同。但百义能熟练掌握各种样式,或把几种类别巧妙结合,写出的散文让人耐读爱读,又增长不少知识。第一辑《乡情》、第二辑《亲情》和第三辑《他乡是故乡》,应是传统意义的散文,第四辑《履痕处处》、第五辑《域外探影》则是游记式散文,记录游历中的所见所思所想。第六辑《书人书感》却是重在写人,写他和一些作家的交往。人物不同,侧重点不同,但都把人物的性情刻画出来了。百义在描

写这些对象时,游刃有余,或详或简,或浓或淡,处理得恰到好处,也颇见功力。百义的几篇学术散文,也值得关注。如《大别山在哪里?》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鸚鹄洲》等,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,史学史识与文学的表达,读之使人多获裨益。

百义对散文这种体裁有自己独到的认识。他认为:散文应当是心灵的放飞,目光所及,兴之所至,雪泥鸿爪,断简残篇,皆可作文。但这文一定要用心、用情、用文火炖出来。这个文字要让人读出音乐的节奏,看到自然的色彩与光线,听到鸟鸣啾啾,泉水潺潺。散文可叙事,但不能漫无边际,毫无节制;可抒情,但不能虚情假意,无病呻吟;可说理,但不能枯燥无味,板起面孔。散文可长则长,可短则短。长可江河万里,沿途风光旖旎;短则景观微缩,毛发毕现。百义这样思考的,也是这样践行的,所以他的散文才做到文质俱佳,形神兼备。他现在虽已退休,但壮心犹存。他自言:我的年龄犹如一道正在下行的抛物线,但求知的欲望与写作的冲动,还如年轻时那般“欣欣向荣”。曹操有诗曰: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,百义并不算老,有他这般的豪情,我们相信他会有更多的佳作贡献给读者。

(《岁月绵长》周百义/著,河南人民出版社)